

王永兴\著

哥儿们 姐儿们

GEERMEN JIEERMEN

时代文艺出版社



哥儿们 姐儿们

王永兴 /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哥儿们姐儿们

作 者:王永兴

责任编辑:邓淑杰

责任校对:冯晓岩

装帧设计:魏国强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科技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328 千字

印 张:14.125

版 次:199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8 000

书 号:ISBN-7-5387-1114-7/I·1072

定 价:18.80 元



作者小传

王永兴，地道四平人。1950年“刮三儿”时节生于四平市老北站一个铁路住宅大院。刚念完9年书便被卷入红色狂涛巨浪，潮头未落又给甩到大平原的一个普通村落里当了“老插”。有报国之志，无信仰危机，趁身子骨各部零件运转正常，自家腌的大咸菜稀烂贱再爬若干年格子，就算不白活一回。



当一回老插也风流（代序）^①

犁杖、杯耙、扁担勾，
拉走了春夏挑老秋。
蹚一身露水朝前瞅，
东方跳出个大日头。
是苦还是乐，
笨笨磕磕修地球。
是喜还是忧，
垒沟垒台写春秋。
啊！好汉爱提当年勇，
当一回老插也风流。

北风、大雪、热炕头，
呼噜声响得象牯牛。

^① 本文系作者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哥儿们姐儿们》的主题歌。

梦见了祖宗闯关东，
七道山梁八道沟。
是苦还是乐，
青春一去不复返。
是喜还是忧，
好马也要鞭子抽。
啊！好汉不忘当年勇，
肩膀顶起火车头。

楔 子

久住风城的人既怕风又盼风。当发端于科尔沁大草原上空的荒风一路怪叫着扑进城里，那像狼嗥像虎啸像狮吼像人哭的风声便经久不息地萦绕在风城人的耳际，即使到了风城人酣睡之时，这风声也会幻化出一幕又一幕光怪陆离阴森恐怖足以使人惊出一身冷汗的恶梦，故而有“风城一年两场风，从春刮到冬”之俚语。说来也怪，风城的人在诅咒这一年四季总也刮不断流的风天之后，也有企盼刮几场大风的时候，那大抵是在清明过后，城边子纵横交错的数条弯弯曲曲的铁道两边大叶杨上的老鹳窝里躁动不安时，街里的人时常会眼巴巴地望着柳树上抽出的万缕丝条自言自语：“要是刮上几场大风就能见绿啦！”偏偏到了这时候大风又来得极有规律，风城人称之为“刮三儿”。“刮三儿，刮三儿，一刮三天儿”。一场“刮三儿”下来，就见柳树枝上钻出毛毛狗了；再来一场“刮三儿”，房前屋后的桃李杏梨山楂海棠樱桃树就擗着劲儿向外鼓突着花骨朵了……

公元1950年的“刮三儿”时节，坐落在城西北角的老北站的大人孩子们被一曲接一曲“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军乐声鼓捣得纷纷跑到大街上卖呆儿看热闹，只见从铁路文化宫走出的一支军乐队穿过卡子门，径直朝大烟筒根下的一座□字形大院走去。军乐队的后面，是几个步形散乱扛着

摄影机和木头架子的东北电影制片厂里的人。过了一会儿，就见□字形大院里女人们一个个头发梳理得油光锃亮，穿着花不棱登的斜扭祥布衫，领着抱着自个儿家的小嘎们走出了大院门洞。这时候“劈劈啪啪”的鞭炮声响得——哇哇地，“雄赳赳气昂昂”的军乐吹得——嘎嘎地，电影厂里的人把那架摄影机又推又拉连扫带瞄忙乎得连跑带颠儿的。硝烟还没散尽，铁路分局的两个干部把一块镌刻着“援朝大院”红漆牌匾端端正正地钉到了门洞的上方，在楷体“援朝”与“大院”四个黄色大字中间夹有一个绿色的路徽，看上去甚是眼亮。待一切就绪，电影厂里的一位戴眼镜记者搬来一架照相机，对准大院里的女人和她们的的小嘎们麻利地按动了快门。这帧照片珍藏在我的母校风城铁路中学离休校长冷铁坚家里，照片上有8个鼓着嘴儿的绷着脸儿的歪着脖儿的小丫小小子，包括那个被母亲举起来傻呵呵地不知往哪儿瞅的刚满百天的我，就成了这本书的主人公。

第 一 章

风洮铁路紧贴着老北站向西部科尔沁草原伸延，高高的路基托起两条钢轨供火车轮子没昼没夜地碾压了整整45个年头，老北站在颤抖中打发了如水的时光。风洮路基的木枕换了钢筋水泥枕，冒白烟的蒸汽机车又被轻易不冒烟的内燃机车替代，不久又要换上头戴辫子的电力机车，老北站仍是容颜未改。援朝大院合影照片上的小丫小小们都成了大老爷们儿和大老娘们儿。他（她）们偶而还能唱出郭沫若老先生填词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但也是过于久远的回忆了。他（她）们像是负重的骆驼，喘着浊重的粗气，驮着他（她）们的下一辈子人的温馨或是滚烫的梦，一步一步地向并不遥远的生命的边缘地带跋涉着、跋涉着……

照片上的小丫蛋之一修敏当上了奶奶，张罗着给宝贝孙孙过百天。呆会儿，援朝大院里的“老三届”们便要一个个接踵而至了。

修敏家紧靠大院的门洞，里外两间铺着红油漆地板的房子是她从爷爷手中接过来的。10年前，修老爷子没等她和屯二哥丈夫田贵的户口落进风城，便撒手归天了。援朝大院属铁路公房，修敏和背着皮兜鐮刨斧锯走街串巷卖手艺的田贵并无继承权，只因她是烈士的遗孤，加之老北站已正式列入动迁改造的规划，房产段的人才没有登门找她的麻烦。

一大早，修敏摆出了当奶奶的派头，把田贵支使得跑了好几趟农贸市市场，又支使她老实得像个大姑娘似的儿子田地儿返

回到他远在西郊的啤酒厂买了两箱刚从流水线上搬下来的“金士百”鲜啤酒。儿媳妇眼里有活儿，接过公公买来的东西，就在厨房忙乎起来。她呢，四盘八稳地坐在木板床上哄着宝贝孙子乐，嘴里唱着大院里的老知青们小时候都听腻的童谣“小小儿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想干啥？说话睡觉搂脖子儿……”

第一个赶来贺喜的是洪瑛，她是风城直达北京的一趟特快列车的列车长。今天逢休班，下火车连家还没回呢，就风风火火地跑来了！她身高一米七〇，标准的运动员体形，一顶黄沿大盖帽扣在短发上，穿一身藏青色的制服，于威武中透出中年女人的成熟美，再加上出乘时练队形的职业习惯，一双穿皮鞋的大脚把大院里的青石板路踩得杳杳山响。洪瑛进修敏家的小院套，见田贵和儿媳正蹲在地上慢条斯理地摘韭菜。洪瑛挽挽袖子上去一把给夺了过来。“瞅你那笨手拉脚的样儿，别在这儿碍事啦，出去看着点狗吧！”田贵抬头一看是她，嗫嚅着说：“尽掏瞎，城里又不兴养狗……”里屋的修敏听着可就不乐意了。“哎哎！嘴上留点情好不好？欺负老实人是有罪的。”听了修敏的话，洪瑛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修敏放下孩子，把洪瑛扯进了里屋，抡起拳头打了她一下，随后也笑得弯下了腰。

儿媳妇不知婆婆和洪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扒着门框跟着讪笑。

这葫芦里的药天知地知，修敏夫妇和洪瑛最知根底儿。

头顶上的太阳毒辣辣的，把兴隆沟的20个知青烤得吁吁带喘头昏眼花，真盼着能刮来一股凉风带来几块云彩落一阵小雨，可那天空瓦蓝瓦蓝，连块棉花团大的云彩也看不见。眼下是夏锄大会战，这块谷子地是非要在头晌儿铲完不可的。集体户已

经在生产队部的山墙上贴出一张大红的决心书，要在下乡后的第一次夏锄大会战中经风雨见世面磨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咸滋滋的汗水流进眼里又流进嘴里再流遍全身，五尺长的柳木锄杠在手心里拧劲打滑越来越不听使唤，男女知青们还是挣着命地搂着垄台上垄沟里的荒草，走几步还须大弯腰去拔掉红茎秆的谷莠子，紧紧跟定打头的姜三儿。“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一样能办得到。”许是烂熟于心的最高指示发生了神奇的作用，月经来潮的洪瑛咬紧牙关铲完了三根长垄。觉得腹内的疼痛一阵紧似一阵，下身也湿漉漉的了。她拖起锄杠，来到了姜三儿身边。“打头的，我想请假！”姜三儿眯着一双溜圆溜圆的绿豆眼睛看着她。“请假？你咋的啦？”“我来病了。”“说说，你来了啥病？”姜三儿歪着脖子刨根问底儿。洪瑛的脸窘得通红，狠狠地瞪着姜三儿大声答道：“是女人的病，回家问问你老娘就知道了。”说完，扭过身子将锄头搭在肩上，头也不回地朝屯子方向走去，她身后传来了姜三儿像猫叫秧子似的怪笑。

集体户的四间房子座北朝南盖在偏离屯子的一块坡地上，站在这里，可以俯视兴隆沟的全貌，一搂粗的棵柞和红松榛子把四间房支撑得很是壮观，与坡下的那些趴趴房马架子草苫房相比可说是鹤立鸡群。

洪瑛拖着一双疲惫不堪的双腿离集体户越来越近了，她远远望见烟囱里的缕缕炊烟，一种想在热炕上躺上一会儿的欲念使这双腿也变得轻松了些。躺上一小会儿，只要一小会儿，再让值饭班的修敏烧上一锅开水来……

刷过绿漆的门大敞四开，洪瑛一头扎进去，进屋就是锅台，眼前这副败象把她吓了一跳：三条大狗撅着屁股正蹲在锅台上，头伸进被掀开的饭锅里大吃大嚼，黄澄澄的一锅小米饭被搅得

一塌糊涂，20个出大力流大汗知青的晌饭呐。修敏哪！你可惹下大祸啦！洪瑛只觉得一腔血直向脑际冲腾，她恨恨地推开了东屋女宿舍的房门。啊呀！她捂着脸退出来。在这一瞬间，她看见修敏被二木匠田贵紧紧搂着，两个人脸对脸地正在咿咿有声地亲嘴呢！田贵躺的位置正是她睡觉的地方。洪瑛退出来后，只觉得心窝处一阵阵怦怦蹦跳，她气急败坏地抓起一根烧火棍，死命地朝那几条狗打去，嘴里大骂道：“滚出去！不要脸的癞皮狗。”几条狗惨叫着逃出门外后，洪瑛还觉得不解恨，一直追出门外，抓起地上的几块土坷垃砸向那几条倒霉的狗。

怒气未息的洪瑛返回屋子后，她真想揪住修敏的布衫领子狠狠地揍她几个嘴巴。丢人！简直是太丢人了。这要是传出去，东山崴子集体户的声誉就会在全公社顶风臭十里，要是传到援朝大院修老头的耳朵里，保不准他连寻死上吊的心都有。修敏疯了么？

修敏已坐了起来，抓起一把木梳，慢条斯理地梳拢着蓬乱的头发，神态平静而又安详，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田贵这小子啥时候溜走的，洪瑛一点也没有察觉，面对着洪瑛的横眉冷对，修敏一点儿也不惊慌，一张娃娃脸上那双凤眼只管和洪瑛对视着。梳完两只羊角辫，她轻轻地吁了口气，随后才把两只脚搭到炕下穿鞋。

“你会看上他？”洪瑛一把抓住了修敏的手大声质问。

修敏的一双凤眼冲着洪瑛忽闪了几下，肯定地点了点头。

“为什么？为什么你会看上他？”洪瑛恨恨地捏紧了修敏的手。

“过些日子我会告诉你的。”修敏挣脱了洪瑛的手，若无其事地趿拉着鞋，到锅台上去收拾乱摊子去了……

我这一家三口是踩着钟点儿走进援朝大院的，行前和妻子围绕给修敏的孙子带点什么礼物一事颇费了一番口舌。我从书架里挑选了一本名为《龙雏》的中篇小说用红纸包上，我觉得单看这书的名字就够吉祥的了，何况又是我已经出版的几本小书中感觉颇为良好的一本。妻子不解地问：“给修敏的孙子过百天，你带上一本书算咋回事呢？”我说：“这是我表达祝贺的方式，让修敏把我的《龙雏》缝在小枕头里，还兴许睡出个小作家哩。”妻子说：“你可拉倒吧！别把你那一身晦气带给人家孩子。”我说：“王晓翠你可别忘了，要不是我在月科时枕着修老爷子送的一本古书睡觉，你能当上记者夫人么？”妻子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便不再理睬我，她打开了组合柜上面的格子，抓了张老头票揣进了手提包里。

“哎！大记者，俺孙子还没上户口呢！你给起个好名字吧！”修敏愉快地接过我的《龙雏》后说道。“别急嘛！等国梁、李青、宋喜他们都到了，我们几个得好好核计核计。要知道，这孩子是我们援朝大院的第五代人呢！”我轻轻托起孩子，这孩子怎么看也是像修家的人。一双眼睛和眉毛像是从他奶奶的脸上描下来的。

“啸虎说的有道理，起名字这事可有学问，起好了，这一辈子都会顺顺当当，可别像咱们这茬人。头半辈子总是磕磕绊绊。”列车长洪瑛明显地赞成我的意见。

“你们城里人可真麻烦，不就是起个名吗？咱乡下人可没这么多说道，咱就知道政策不让多生孩子，俺就这一个宝贝孙子，起上个小丫头的名字，好养活呢！”蹲在厨房的田贵冷不丁地冒出了几句话。“呆着你的！”修敏毫不客气地把田贵顶了回去。

风华一仓田集团公司董事长李青和“玉叶”珠宝行兼“玉叶”歌舞厅的老板宋喜来到修敏家，气氛可就大不一样了。李

青把他带来的电动玩具变形金刚放到床上，这东西便自己走动起来，金刚眼睛里的两只小灯泡一闪一闪，把修敏的小孙子吓得直往奶奶怀里拱。倒是我和李青家准备高考的孩子如获至宝把变形金刚放在了地板上，变着招儿地玩出了花样。两个高中生的笑闹声几乎把修敏家的房盖给拱开。李青冲着我和宋喜一咧嘴说：“瞧见没有，同样是十八九岁，他们玩的是变形金刚，咱们却扛的是锹镐锄杠，太不公平啦！”宋喜说：“想不到著名的大企业家也会这么小肚鸡肠的，这就叫命里该然，你要是晚托生个四十来年，本老板一定买上十套变形金刚，叫你玩个痛快！”这两个人除了不聚，聚到一起就互相揶揄抬杠。宋喜带来的礼物是一套全带挂儿的白银首饰，有挂在脖子上的长命锁和手镯脚镯之类，洪瑛见丈夫吃了亏，立即搭茬帮腔。“宋喜呀！你要是晚托生四十来年就更好啦，我在北京给你买上365个胶皮奶嘴，一天换一个地喂你。”满屋子的人哄堂大笑。没办法的事儿，老知青们到了一起，总能侃出一点儿带野性的农家味儿。宋喜吃了个大亏刚要反击，他腰间别着的那个“螭螭”叫了，宋喜忙打开手提回话。听起来，像是他手下的雇员在请示什么。关上手提，宋喜说：“针鼻大点儿的事也要报告，现在这茬子人怎么一点儿自立精神都没有啦！”我说：“谁让你是腰缠万贯的大老板啦。不过，你的那些雇员是不是平素给你管束得太严格了些。”“不严格不行呀！有些人，你给点阳光就灿烂，都是些挣一个花俩儿的手。”这时，李青的“螭螭”也叫起来，他顺手抓过宋喜的手提回话。我听得出来，对方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说不定又是他的几位官员或厂长朋友，邀他去“哗啦啦”摆方城，再不就是约到哪个大酒店去撮一顿。果然不出所料，李青带着手提到外边去了。洪瑛向几个女伴挤咕着眼睛说：“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

还差褚国梁和黄薇夫妇没到。

.....

修敏一家人白忙乎了一早。

宋喜不由分说，把我们统统塞进了“子弹头”豪华小客车。鸣地一声送进了玉叶歌舞大餐厅。

一尊汉白玉雕像矗立在大厅的正中央。光润的玉石质地与精湛细腻的刀法，将一个侧卧着读书的少女活脱脱地推到我们眼前，少女凝眸的眼神深深地凝聚在手中翻开的教科书上，两条粗粗的辫子搭到了肩头。这是病中的冷玉叶，援朝大院合影照片上的又一个小丫蛋，宋喜为这座雕像的画稿公开在省报上发了征稿启事。最后又同被他选中的画家经过几夜长谈，反复修改后才送到了远在浙江的一家美院。开业典礼那天，当揭去盖在雕像上的金丝绒时，所有的嘉宾都不由得“呀！”了一声，以至忘了热烈鼓掌的起码礼节。

“老爸！她是谁呀？”女儿在我身边专注地看着塑像，突然发问道。

“她是一个酷爱读书，酷爱生活的姑娘，是爸爸的同学，你应该叫她冷阿姨。”

“老爸，这位冷阿姨我怎么没见过呢？”

“冷阿姨已经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生怕女儿深问下去，赶快离开了塑像登上了楼梯。

等人是一种生命本体的磨损。

纵然有镂花的红木桌椅显示着豪华富贵；爱神丘比特悄悄拉开了弓箭射向维纳斯；亚当和夏娃在蛇的教唆下，第一次学会了使用遮盖布；有圣母玛丽亚与带翅膀的小天使们聚在天堂里的笑声，这间充满异国情调的红玫瑰雅间依然无法冲淡苦苦等人的烦躁。

宋喜的手提高速运转，他和李青两个轮流给褚国梁家挂电话，对方的电话却总是回以盲音，褚国梁一家迟迟不来，我们自然会有种种猜测。

“褚局座自从下海之后，实在是难得再见上一面了，听说他家里安上了两道防盗门。每次来人，都是黄薇先隔门问话，没有紧要大事她是不肯给开门的。”李青曾是褚国梁的属下，对此深有感慨。

“我听说国梁在位的时候，登门求他办事的人不少，黄薇先从防盗门上的猫眼儿往外看，看来人携带的礼物轻重，才决定开门纳客或是拒之于大门之外。”我随便地接上了一句。王晓翠瞪了我一眼，那意思是少在背后议论老同学的长短。宋喜神秘兮兮的说：“国梁搞的那个高科技发展公司势头不小哇！在省内外集资了近一亿元，还有南方来的那些建筑施工队的头头们，把民工们挣命赚来的钱都投进去了。”“我有点儿担心，30%的高息，这在全世界都没出现过，国梁又没有像样的实体，到时候他拿什么去兑现呢？和国梁谈过几次，他都说手下那把子人正在研制什么提取植物高蛋白先进设备，已经把专利权拿到了手上。”李青曾经带职到经济管理学院攻读了两年，他的话听上去分量很重。

等人的滋味纯是一种难忍的煎熬，总得想点办法消磨时间，幸而我的从小就爱登台献歌的女儿有了好主意。

“老爸！咱们拉歌吧！”她隔着雕花墙板与我通话。女儿话音一落，几个小字辈便噤里啪啦地鼓起掌来。

“好主意！现成的卡拉OKMTV为什么不用？我这里的音响设备是第一流的，中外名曲应有尽有。”宋喜让梳着蓬蓬头的小姐抱来了一摞子点歌单。

王晓翠显得活跃起来，她隔着墙板和女儿对话。“林笛，你

们要是唱不过我们咋办？”女儿说：“我们认罚吧。”王晓翠说：“你们要是输了，妈妈罚你把自己昨天换下的衣服洗干净。”“行！要是你们输了呢？”女儿隔着墙板反问，“我们要是输了，妈妈就替你老爸喝一杯白酒。”王晓翠说话办事是绝对认真的，对女儿的事更是言而有信，她边谈边看点歌单。早已从那一摞子歌片中找到了带农字的民歌。

悬挂在头顶的平面直角大电视机忽地亮了，屏幕上翻涌着滚滚麦浪，绿洲上银镰挥舞。一支曾鼓动着我们向地球开战的曲子把老知青们撩拨得心里痒痒的。

“人人哪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我们挺直了身子，放开了喉咙。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小字辈们用《潇洒走一回》与我们对阵。

“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愣是想起在兴隆沟三伏天拔麦子时麦芒扎在粘乎乎的胳膊上又疼又痒的滋味儿。

“背起行囊城市已在远方，对你挥挥手心中的感觉依然神伤……”小字辈永远找不到我们在歌中的感觉。呵！难于填平的代沟。

“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红旗迎风摆。穷山恶水不可怕呀，自力更生改变那穷和白……”MTV根本没法制作出来的这首老歌，被我们几个老知青给翻弄出来了。地道的无伴奏清唱。

“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小字辈诚心想吊我们的胃口。

“南山岭上南山坡，南山坡上唱山歌，唱得红花朵朵开，唱得果树长满坡……”唱这支歌时，李青忽地站起来，用并不优美的姿式打着拍子，这支歌重复唱上一百遍，他会同样地激动